

甲骨文的“二牝牡”和东巴经的“四脚手”

喻 遂 生

提要 甲骨文的“二牝牡”，前人认为是“文字排列不合语序”的例子。本文试图通过与汉语方言“两 AB”式和纳西东巴经“四脚手”的比较，证明“二牝牡”是语言中表示成对事物数量的一种方式，文字和语词是对应的，不存在“文字排列不合语序”的问题。

关键词 甲骨文 二牝牡 东巴文 四脚手

甲骨卜辞有合文“二牝牡”，其字词关系比较费解，前人做过一些研究，本文拟联系汉语方言的“两夫妻”式和纳西东巴文中的“四脚手”，对这一问题进行一些新的探索。

一 甲骨文的“二牝牡”

甲骨文的“二牝牡”见于以下卜辞：

甲申卜，御妇鼠妣己_𠄎？十二月。

一牛御妇鼠妣己？

一牛一羊御妇鼠妣己？（甲骨文合集 19987）

此片甲骨最早著录于罗振玉《殷虚书契》1. 33. 7，罗氏《殷虚书契考释》“牝”字条说：“卜辞中有牝牡二字合书作_𠄎者，似卜兼用牝牡，或仍是牝字，疑不能明也。”（文字第五，34 页）后孙海波《甲骨文编》合文卷 2244 号收录为“牝牡”的合文，刘钊等《新甲骨文编》^①、李宗焜《甲骨文字编》^②均从之。

裘锡圭先生说：“‘牝’显然是‘牝’、‘牡’二字的合文。对于‘二牝’可以有两种理解，一种是‘二牝二牡’，一种是‘二牛，一牝一牡’。无论是哪一种情况，在这句话里都

^① 刘钊等：《新甲骨文编》，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5 月，第 816 页；又 2014 年 12 月第 2 版，第 874 页。

^② 李宗焜：《甲骨文字编》，中华书局 2012 年 3 月，第 547、1460 页。

有必不可少的字没有写出来。也可能写卜辞的人是直接以‘二牝’来代替‘一牝一牡’的。那就跟文字与语言相对应的原则离得更远了。此外,不管怎样解释,在这句话里,‘牝’、‘牡’这两个词都不是直接相连的,但是写卜辞的人却把它们合写成一个‘牝’字。从这个角度来看,‘二牝’也是文字排列不合语序的一个例子。”^①

姚孝遂先生在《甲骨文字诂林》的按语中还说:“此乃合文,当读作‘匕牛、上牛’,亦即‘牝牛、牡牛’。”^②

从同版其他两条卜辞看,“二牝牡”表数量和祭牲是没有问题的,但“二牝牡”在卜辞中仅此一见,要辨明“二牝牡”究竟是何义,靠甲骨文自身还是有些困难,如果联系汉语方言和民族语言文字,似也可以找到一些解决的线索。

二 汉语方言中的“两 AB”式

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的“夫妻俩”“兄弟俩”,在作者的母语汉语西南官话重庆方言中说成“两夫妻”“两兄弟”,“两夫妻”即一夫一妻,“两兄弟”即一兄一弟。不仅如此,重庆话大凡两两相对的人伦称谓,都可以构成“两 AB”的格式。如:

两公婆(夫妻俩,多指老年)、两爷子(父子俩、父女俩)、两婆媳(婆媳俩)、两爷孙(爷孙俩,含孙女)、两婆孙(奶奶和孙子,含孙女)、两家孙(外婆和外孙,含外孙女)。“家”读 ka⁵⁵,“家家”即外婆)、两弟兄、两姐妹、两姊妹(姐妹俩,亦可指姐弟、兄妹)、两叔侄、两姑嫂、两师徒,等等。

“两 AB”式的特点是,A 和 B 在称谓上是二元对立的^③,所以前面的数词一般是“两”,正因为是二元的,所以各方的数量在“两”中各占其一,“两夫妻”即“一夫一妻”。

如果二元中的一方可以是多于一的群体,如父亲和几个子女,则数词可以大于“两”,如“三爷子”,父子三人,一父二子;“四姊妹”,一个哥哥或姐姐,三个弟妹。重庆谚语还有“七爷子,八条心”,指几个人各怀异志。这种用法犹如北京话有“爷儿俩”,也有“爷儿仨”、“爷儿五个”等^④。

^① 裘锡圭:《汉字形成问题的初步探索》,《中国语文》1978年3期,第169页;又《裘锡圭学术文集》第4卷,复旦大学出版社,2012年6月,第37页。

^② 于省吾主编:《甲骨文字诂林》,中华书局1996年5月,第1525页。

^③ 唯一有疑问的是“两娘母”(母女俩、母子俩)。“娘”若取今义,则“娘”“母”不对立。若取古义少女,则“娘”“母”对立。但重庆话“两 AB”式都是长辈、尊者在后,若解“娘”为女儿,则是小辈在前,属于例外。此例暂存疑未列入。

^④ 徐世荣:《北京土语词典》,北京出版社1996年6月,第445页。

“两 AB”式在汉语方言中分布比较普遍。在李荣先生主编的《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》42 个分卷本^①中,有 21 个方言有“两 AB”式的词语,即:乌鲁木齐、贵阳、成都、柳州、绩溪(北方方言),温州、杭州、宁波(吴方言),建瓯、福州(闽方言),长沙、娄底(湘方言),南昌、黎川、萍乡(赣方言),广州、东莞、雷州(粤方言),梅县、于都(客家方言),以及南宁平话。

许宝华、宫田一郎先生主编的《汉语方言大词典》第 2 卷“两”字头下,也收有 24 条“两 AB”式词语^②。

值得注意的是,“两 AB”式有三音节以上的,如:

萍乡:两婆孙女、两外甥舅爷。温州:两姑娘嫂。雷州:两家婆新妇(婆媳俩)。

也有小辈排在前的,如:

建瓯:两团爹(父子俩)、两团奶(母子俩)。柳州:两子爷(父子俩)、两子娘(母子俩)。广州:两仔爷(父子俩)、两仔嬸(母子俩)。梅县:两子爷(父子俩)、两子娘(母子俩)、两子阿公(爷孙俩)、两子阿婆(婆孙俩)、两子家娘(婆媳俩)、两子丈人佬(翁婿俩)、两子师傅(师徒俩)等。

三 东巴经中的“四脚手”

纳西东巴经中常有人、鬼怪或动物的四肢发生某种变化或起某种作用的情节,“四肢”经书语言读作“四脚四手”或“四脚手”。如:



图为天和地之间有两手两脚,经文汉译为:“(长牛头的楚鬼)四只手脚变成了天地中央的楚鬼。”(《纳西古籍译注全集》16 卷《小祭风·烧鬼出世·祭祀吾神》157 页^③)

我们在《纳西古籍译注全集》中,共找到“四脚四手”或“四脚手”24 例,其文字形式有三种格式:如数罗列物象、如数罗列物象+数词、物象代表+数词,有的格式下还有若干小类型。下面分别举例:

1. 如数罗列物象,共 18 例,可分为:

^① 李荣主编的《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》分卷本共 42 册,如《哈尔滨方言词典》《乌鲁木齐方言词典》《上海方言词典》《广州方言词典》,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3—2003 年出版,不俱列。又见李荣主编《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》综合本第三卷第 2153—2169 页“两”字头词条,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2 年 12 月。

^② 许宝华、宫田一郎主编:《汉语方言大词典》第 2 卷,中华书局 1999 年 4 月,第 2499—2505 页。

^③ 东巴文化研究所:《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》,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9—2000 年。

(1)画出人或动物的身体及四肢(2例):



汉译:病得头昏、四脚四手摆动。(93卷《以失物之时间作卦·占病因》,207页)



汉译:长牛头的楚鬼,角尖插地,脚踏蹬天,四脚四手散开在天地中间。(16卷《小祭风·烧鬼出世·祭祀吾神》157页)

(2)画出人的两手两脚(6例),如:



汉译:(安生米乌的)四只手脚,产生了天地四方的呆鬼。(17卷《祭毒鬼·仄鬼·呆鬼出世驮秃角黑鹿》43页)

(3)画出四只兽蹄(8例),如:



汉译:用(山羊、猪、鸡的)四脚四手,来偿还天地中央毒鬼和仄鬼的债。(90卷《祭风·木牌羊鸡的出处和来历·偿还毒鬼仄鬼债》124页)

(4)画出四只鸟爪(1例):



汉译:用鸡的四只手脚,偿还天地中央的债。(17卷《小祭风·割楚鬼绳索·分出壬鬼》261页)

(5)画出两手、两爪(1例):



汉译:用鸡的四脚四手,偿还天地中央署族的债。(17卷《祭风·分出壬鬼·卷首》226页)

2.如数罗列物象+数词(1例):



汉译:四只手脚病得动不得。(卷93《以失物之时间作卦·占病因》206页)

3.物象代表+数词(5例),如:



汉译:(长牛头的楚鬼的)四只手脚,产生了天地中央的楚鬼。(79卷《大祭风·给卢神沈神除秽·开坛经》79页)

其中有1例重复了数词“四”,逐词记录了“四脚四手”:



汉译:四脚四手病痛,要给未超度的鬼魂施食。(93卷《以失物之时间作卦·占病因》217页)

以上三种格式,代表了东巴文数量记录方式演变的三个环节。如“三个儿子”,最早是罗列物象,写作𠄎𠄎𠄎(43卷《除秽·迎请佐体优麻神》256页)。然后演变为加上数词,写作𠄎𠄎𠄎(3卷《祭村寨神仪式·竖村寨标·用鸡许作来年祭牲之愿》195页),此时物象的数目和数词重复,有羡余。再演变为物象的代表加数词,写作𠄎(94卷《用天

干地支及“米吾”九宫占卜》119页),这就和一般文字的“数十量(名)”式一样了。“四脚四手”亦是如此,试比较:

三个儿子: 

四脚四手: 

东巴经表示“四脚四手”的语言形式有两种:

1. 四脚四手,共 14 例。

lu⁵⁵ khw³³ lu⁵⁵ la²¹

四 脚 四 手

直译就是“四脚四手”。

2. 四只手脚,共 9 例。

khw³³ la²¹ lu⁵⁵ pu³³

脚 手 四 只

另有一例读作“khw³³ ne²¹ la²¹脚和手”,“lu⁵⁵四”未读出(79卷《大祭风·开坛经》118页)。

当然所谓“四脚四手”,并不是八只手脚,只是强调手脚并用或全部手脚而已。有意思的是,“四脚四手”的说法,也见于汉语方言。如:

重庆话:这匹坡陡得很,我们四脚四手地往上爬。(手脚并用)|睡觉的时候四脚四手打在铺盖外头。(手脚伸在被子外)

昆明话:“四脚四手 指四肢:他呢~着捆起来了。|那截儿路太难走,他是~爬过来呢。”^①

成都话:“四脚四手=[四手四脚] 四肢,强调人的全部手脚:他遭了车祸,~都绊(摔)出血了,幸好没遭残废。”^②“【四脚四手】(熟)双脚双手。(1)西南官话。四川成都[引按,音标略]只轻轻跌了一跤,怎么就~都骨折了?”^③“郝又三自己也诧异道:‘轻轻一个扑跌,况且轿子也只有那么高一点儿,怎就四脚四手都受了伤?’”^④

浙江苍南话:“【四脚四手】(熟)双脚双手。……(2)吴语。浙江苍南金乡[引按,音标略]热燥受不牢,~摊开倒地下凉凉。”^⑤

① 张华文、毛玉玲:《昆明方言词典》,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7月,第450页。

② 梁德曼、黄尚军:《成都方言词典》,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,第18页。

③ 许宝华、宫田一郎主编:《汉语方言大词典》第1卷,中华书局1999年4月,第1242页。

④ 李劫人《大波》第四部,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12月,第47页。

⑤ 许宝华、宫田一郎主编:《汉语方言大词典》第1卷,中华书局1999年4月,第1242页。

四 初步的结论和存在的问题

通过以上例证,我们认为,从文字看,甲骨文“二牝牡”和东巴文“四脚手”形式相同,只是甲骨文“牝牡”二字共用“牛”旁而已;从语言看,汉语方言的“两夫妻”、纳西语的“四脚手”与甲骨文“二牝牡”的表达方式是一致的,都是将两两对立的词直接相连并加“二”“四”或“两”,这是语言中表示成对事物数量的一种方式。因此,“二牝牡”就是一牝一牡之意,文字和语词是对应的,不应看作“文字排列不合语序”的例子。

当然,我们以上的论证还存在着严重的缺陷,那就是从甲骨文的“二牝牡”到现代汉语的“两夫妻”式,其间传承的环节不严密。换句话说,在古汉语中,“二牝牡”式的语料非常之少。

我们在北大古汉语语料库和国家语委语料库中检索到一些例子,例如:

1.《山海经》云:“黄帝生苗龙,苗龙生融吾,融吾生弄明,弄明生白犬,白犬有二牝牡,是为犬戎。”(《汉书·匈奴传》“周西伯昌伐吠夷”句颜师古注^①)

按:郝懿行《山海经笺疏》本原文是:“大荒之中,有山名曰融父山,顺水入焉。有人名曰犬戎。黄帝生苗龙,苗龙生融吾,融吾生弄明,弄明生白犬,白犬有牝牡,是为犬戎,肉食。”(大荒北经)“白犬有牝牡”句,郭璞注:“言自相配合也。”郝懿行《笺疏》曰:“《史记周本纪》正义、《汉书匈奴传》注引此经并作‘白犬有二牝牡’,盖谓所生二人相为牝牡也。”^②中华书局本将《汉书》颜注标点为:“白犬有二,牝牡,是为犬戎。”意思大约是:白犬有二只,一牝一牡,所生即为犬戎。其实“二牝牡”连读,犹后世之“两夫妻”“二公婆”,也是讲得通的。

2.崔侠两兄弟,垂范继芳烈。(顾况《赠别崔十三长官》,《全唐诗》264卷)

3.送德守二叔侄上人还国清寺覲师。(皎然诗题,《全唐诗》819卷)

按诗中有“道贤齐二阮,俱向竹林归”句,以竹林七贤之阮籍、阮咸叔侄二人作譬,因此“二叔侄”应指德守叔侄二人。

4.铺了床,伸开被,点上灯,请婆睡,叫声安置进房内。如此伏侍二公婆,他家有甚不欢喜!(《清平山堂话本·快嘴李翠莲记》)

5.晁盖取出三十两花银,送与阮家三兄弟。(《水浒传》第十六回)

^① 《汉书》,中华书局1983年6月标点本,第3745页。

^② 郝懿行:《山海经笺疏》,光绪十二年上海还读楼刊,巴蜀书社1985年6月影印本,十七卷七页。

6. 两夫妻号天洒地哭起来。(《喻世明言·宋四公大闹禁魂张》)

当然例句绝对数量不止这些,“两兄弟”“三兄弟”用例还比较多,但时代都较晚。为什么古汉语中没有或很罕见,笔者一时还难以找到答案。关于“二牝牡”笔者已思考多年,竭尽全力也只能做到这个程度了,现提出来供大家批评,期待有新的材料或论述出来,肯定或否定以上的结论。

(喻遂生: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,400715,重庆)